

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我大学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父亲特地把我带到城南去逛,先去了杨公井的古旧书店,跟店长说:“我的女儿现在是中文系的大学生了,要让她开始学会独立地做学问才行。”他向店长要了各种各样的辞典,不仅有《古代人名辞典》,更有《古代地名辞典》,甚至还有《古代方言辞典》。我奇怪地问父亲,为什么要这些似乎用不着的东西?父亲说:“你慢慢就会知道,做学问时这些是必不可少的。我那时因为穷,买不起,只能用学校图书馆的。可是图书馆的书,借了就要还,有时一懒,就把搞不清的问题搁置下来,也就始终搞不清了。我不能让你也这么拖沓,所以先给你准备好。”

父亲又给我买了一套《鲁迅全集》和一些别的书,之后便带我去夫子庙的古董店,向熟识的古董店老板要原拓的年代旧的好字帖。父亲说:“我要买来给我女儿练字,所以一定要旧的原拓,否则精神全跑了,再也练不出来。”父亲看了许多之后,挑了柳公权、颜真卿的等几种。那天父亲和古董店老板谈了很久,我在旁边听父亲跟他说要为我备这个备那个,觉得父亲是在把我当文化人培养了,当时真的有一种得宠之感。

从古董店出来,父亲领我去永和园吃小笼包子,只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点心,更觉得自己真是福气透了。回到家,父亲叫门,我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父亲有些衰老,他的头发虽然没有掉,但是却白了,不由得心酸起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拾叁

来。我最害怕这种叫做预感的东西,但这一次的确是我们父女俩最后一次外出。

那天晚上不到九点,父亲就上楼休息了。他对我说,明天早上我送你。那时我读的中文系在距市区四十公里外的句容分校,要坐长途汽车,必须早上五点多就要出门。

早上起来,看看父亲没有动静,我就准备自己动身了。忽然,平常很难得早起的父亲在楼梯口叫住我,说:我今天不舒服,就不送你了。不

过送你四个字,你要记住,就是“谦虚谨慎”。谦虚不是要对别人谦虚,是要对自己谦虚,你总对别人说我不行,那有什么用呢?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清楚。谨慎是要对人谨慎,只有谨慎,才能保护自己。他告诫我一定不要说谎话,但也不要轻信别人。

在我频频点头准备下楼时,他又叮嘱我:另外要记住,你要是肚子饿了,绝对不能借钱吃饭,你可以饿肚子;你要是没有钱坐车,你就走路,腿永远都在你的身上,但钱不是永远借得到的。如果你借钱借出习惯了,这双腿就没用了。

这两句话真是很少听到,俗话说有借有还,但是父亲认为这个也不安全。后来我才懂得父亲的意思,就是你总有借不到钱的时候,总有借了钱还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两句话,伴随我克服了许许多多难关,一直到今天。

看着披着衣服、俯着身子的父亲,听着他千遍万遍的嘱咐,我感动得都快要哭出来了。真未料到,不久父亲就瞑目而去了。不论是在梦里,还是脑海中,我总能清楚地看见父亲微笑的面容。这许多年来,我经历了崎岖不平的道路,也侥幸地有过一些机会。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父亲的教训,在我的心中越来越鲜明,对我也越来越显出影响力呢!也许是人生的经历帮助了我,使我在精神上、在感情上永远没有失去过父亲;同样,也是因为有了父亲,才使我在精神上、感情上没有失去真正的人生。

自那以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

“狼穴”里的爆炸案

1944年7月20日拂晓,在“狼穴”司令部度过几天后,我终于回到了柏林。我先是去奥托·梅斯纳办公室,向他转交一份邮件后,回到家,躺在沙发上休息。中午刚过不久,格尔达突然把我叫醒,告诉我,总理府打来电话。“情况紧急。”她补充说。我拿起话筒,一个声音对我说:立即返回总理府。

直到下午,我们才到达总理府。我在大门前下了车,大街上有一队队士兵。进入总理府后,我面对的是一片混乱。工作人员、卫兵、警察,所有人都在四处乱窜,楼上楼下、花园里,人们到处在跑,希特勒的房间由我们的护卫突击队守着。奥托·恩斯特·雷曼少校的部队——柏林卫兵营也在那里。我最终弄明白了,他们准备迅速占据戈培尔的住处,它正好在总理府的后面,勃兰登堡门附近。他们部队的一名成员过来对我说,电话总机室需要人手。同志们已经在工作。我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发现所有的线路运转良好。他们简要地向我讲述了他们掌握的有关爆炸的情况。希特勒还活着,他们刚刚在戈培尔办公室和“狼穴”之间建立起电话通信。半小时后,雷曼带着最后的人马离开总理府。晚上8时许,我带着邮件登上了一列邮政专列,它每天都与希特勒的司令部联系。

当我到达“狼穴”时,已是早晨7点。一进入安全区域,那里的宁静气氛就让我感到惊讶。人们或许会认为,这只是普通的一天。同志们向我概述了头天发生的事情:放在手提箱里的炸弹、爆炸声、伤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当中日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关键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员、死亡以及墨索里尼的来访。尽管发生了爆炸,但墨索里尼仍按原计划来访,于下午到达。爆炸发生几小时后,一切似乎就恢复了正常。电话通信正常,中午的会议照常举行。总之,司令部的日常生活恢复了以往的节奏。至于现场调查工作、审查和安全措施,则由德意志保卫部负责,与我们无关。

当晚晚些时候,我又听到伙伴亚瑟·亚当的版本,他是希特勒司令部的国防军报务

员,负责看管木屋会议室的总机。他告诉我,施陶芬贝格上校是怎么马上成了被怀疑对象的。施陶芬贝格将爆炸装置放在房间里的木桌下,不久就离开了会议室。他问亚当,他叫的汽车在哪里?当时汽车还没有来。于是,施陶芬贝格打开门,离开现场。亚当说,正在这时,希特勒的国防军副官鲁道夫·施蒙特感到施陶芬贝格的提包碍手碍脚,便将它挪开。几分钟后,窗户和门被炸弹撕开了。于是,亚当立即喊道:“是施陶芬贝格干的,是他干的!看,他的军帽还挂在衣架上呢!”

爆炸案发生后,我们突击队没有收到特别的命令,我也没有发现保护希特勒的安全措施有进一步的加强,除了搜身以外没有别的措施,这一工作仍由德意志保卫部负责。总之,只是晚些时候,也只是在柏林的总理府花园内圈定了安全范围,禁止他人进入。

希特勒在爆炸中似乎只受了点皮肉伤,肯定会留下后遗症,但他什么也没流露出来。不久,他对司令部的巡视更加起劲。戈培尔来此与希特勒会谈,有相当一部分纳粹党的区长和党的领导人被调换。

我们的工作日在延长。由于前线战场的局势愈来愈令人担忧,总理府的气氛异常紧张,空袭警报越发频繁。

我曾耳闻目睹了一些争执。大概是爆炸案发生几周后的一天,我重新回到木屋前站岗,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元帅在屋子里交谈。当谈到北方战线问题时(似乎是指芬兰),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德军刚刚在那里遭受惨重损失。面对苏联红军,德军展开的火力攻势已远远不足。

母亲间的攀比

很长时间里儿子的学习问题成了蒋凌霄最大的心病,有时神经敏感得简直过分。比如婆婆过七十大寿,他们一家三口回去给老人贺寿。儿子从小是爷爷奶奶奶妈带的,跟爷爷奶奶比较亲。儿子看见奶奶家的电扇不转头了,三下两下地就给掰转了,后来爷爷又喊他说,大伟,家里的闹钟不知怎么回事也不闹了。又是儿子七拨八弄地将喋声多日的闹钟搞响了。爷爷高兴地夸孙子说,我孙子手巧,天生就是一个做工匠的料……

听了公公的话,蒋凌霄的脸立刻就拉下来了,她儿子凭什么只是个工匠的料?她的儿子要读书,要做大学问的,结果这一天蒋凌霄的脸色都不好看。回到家里她就对儿子说,你看你爷爷把你都看扁了,他说你只是个工匠料。你就不会争口气?难道你这辈子真的就想当个工匠?儿子看了她一眼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就进了自己的屋。蓝天祥摇摇头叹着气说,你这个女人真是神经过敏!

蒋凌霄上中学时有个女同学叫何浪浪,再婚嫁了个台湾老板,何浪浪把当年跟她要好的几个女同学请去吃了顿饭。蒋凌霄一看穿得像虎皮鹦鹉一样的何浪浪站在一个鹤发鸡皮的老头跟前,简直让人错觉何浪浪是给自己找了个爹。吃饭的时候何浪浪挽着老头一副恩爱得不得了的样子。蒋凌霄听说这个老头很有钱,在大陆、台湾都有生意,否则凭蒋凌霄对何浪浪的了解,何浪浪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呢。

何浪浪上中学的时候就很有点名气,她在学校的宣传



都市小说

冯慧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母亲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择手段地施加在孩子身上,用各种方式催促孩子奔向那个目标。一旦孩子达不到,痛苦就会随时袭来,并引发悲剧。蒋凌霄一家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为供养儿子出国的高额费用而破产的蒋凌霄在她居住的城市里,见到靠她的血汗钱过着富足生活的儿子蓝大伟时,她的精神世界霎时崩溃了。

队里跳过几次喜儿。以后就连每天上学都梳着一根喜儿一样绑着两寸多长红头绳的独辫子。然后把辫子藏在外衣里,外边只露出脑后寸把长的红头绳,像专业剧团随时准备演出的打扮一样。以后学校的同学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辫。有时正上着课,突然有别的班的男同学在教室门口高喊一声,小辫!然后就哐哐地跑了,惹得同学哄堂大笑。那老师追出去早就不见人了。那时蒋凌霄和何浪浪是同桌,何浪浪属于嫉妒心比较强的女

孩。比如,哪天蒋凌霄穿了件新衣服,她必然撇着嘴在这件衣服上找出缺点,心理才算平衡。何浪浪什么事都跟蒋凌霄较上劲。何浪浪结婚离婚好几个来回,像演电视剧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何浪浪没有跟她联系。现在何浪浪突然又冒出来了,她找了个台湾老板,蒋凌霄她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她炫耀的。

果然,何浪浪告诉蒋凌霄她已经给女儿办了出国留学的手续。何浪浪撇着嘴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

何浪浪的女儿蒋凌霄见过,有一次同学聚会时何浪浪带她去了。一个中学生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像鸟巢一样的短发型两边竟然还辮着两条比小拇指还细的长小辫。衣服穿的就是一副波西米亚风格。蒋凌霄和几个女同学议论,何浪浪的女儿颇有点何浪浪的遗风,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蒋凌霄想,料她何浪浪的女儿也不会是学习的料。何浪浪说完自己的女儿后果然也斜着眼问蒋凌霄,你儿子以后准备怎么安排?到哪个大学?蒋凌霄这些年过得很舒心,看着何浪浪一副乍穿新鞋高抬脚的样子很反感,就想有意刺激她。蒋凌霄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我们早几年就准备把儿子送出去上学了,只是当时我儿子太小,我不舍得。何浪浪果然表情讪讪地说,咳!我们也是,但今年就不一样了,她已经大了,我也放心了。其他几个同学没有她俩的经济实力雄厚,只是羡慕地说,我们倒也是想走这条路,只可惜,囊中羞涩呀!一会儿何浪浪很落寞地转换了另一个话题,蒋凌霄作为女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安置

“把她给我拉出去,把她给我轰走!你们派出所的还不把她赶出去!再骂就把她铐起来!”王副县长突然脸色煞白地怒吼起来。桃花却依然在一跳一跳地骂:

“用不着你费力气,我自己会走!我就要走!到省里、到北京,挨着个儿告你们去!我明白你们都是什么人啦!要铐你就来铐吧!带着铐告你们那才有告头!我就不信告不倒你们!怪不得哩,我男人让我下山时,硬给我塞了个笔记本,他说这笔记本本日后兴许有用!到这会儿我才清楚啦,那上头就记着你们的丑事鬼事!山里的木头丢了多少,你敢说你们不晓得!他是杀人犯,咱就看看到底谁是杀人犯!四兄弟是个什么东西!他们靠啥发的财,他们凭啥整治人,你们谁不清楚!平日里,你们一个个都跟他们称兄道弟的,不就是看上了那几个钱呀!咱就看看到底谁是杀人犯!咱们等着瞧……”

桃花一边骂,一边拉着小孩使劲堵在门口的人群中往外挤。小孩大概是饿了,哼唧着不想走,她啪的就是一巴掌:“吃!你老子都成杀人犯啦,你还想吃!吃你娘的脚!要吃跟你娘到省里吃去,到北京吃去!我就不信这天下没个讲理的地方!就是讨上十年饭,我也要告到底……”

那女人三挤两挤,就挤得不见了,只留下窗外的一群和窑里的一群。没了吵骂声,突然显得很静。也不知过了多久,书记才猛地一拍桌子,气急败坏地也不知是在呵斥谁,也不怕有那么多人围着听,声音大得吓人:

“你们还呆在这里干什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残疾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元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么!马上把她给我找回来安置住!用汽车把她拉回县里去!她需要啥就解决啥!缺啥就给啥!要是出了差错,我就拿你们是问!听见了没有!还愣着干什么!简直都是些糊涂虫……”

二十日十六时二十五分。县长一行领导驱车离开村委会。临行前,专案领导小组已告成立。派出所所长和老王继续留在孔家坟村,做进一步审理工作。并务必在晚上九时前写出第一份案情报告,直接由专案领导小组呈交县委。村长已向全村发出通知,村民大会

将在晚上七时半召开。

二十日二十二时三十分。派出所所长王在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的协助下,经县委领导反复审阅,六易其稿,抄送地区公安局、省公安厅、地区林业局、省林业厅、省林业厅公安处以及省地有关领导的案情紧急报告终于定稿,并连夜发出,报告全文如下:

今日凌晨三时四十分,于我县孔家坟村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件。凶犯为我县大峪林场护林员。因同村民发生口角,打斗致伤,故而用护林步枪射杀村民四人。两人当场死亡。另两人正在医院抢救。现凶犯已被缉拿归案,一并在医院施行强制性治疗。

案发后,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领导对此案极为重视,当即赶赴现场,深入了解案情并做了具体指示,并向全县发出紧急通知,务须对枪支弹药严加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村民的法制教育和宣传。

二十一日十六时整。经县委明确指示,县政府紧急批示,原大峪林场护林员李狗子之妻桃花和其子小宽,业已办完“农转非”所有手续。桃花同时被安排在县农机厂为国家正式职工,其子小宽被安排在区政府托儿所,同时还分配给二人两室一厅住房一套。

二十二日清晨六时十分。通往省城的列车正点到达。大峪乡派出所所长急急走下车来。他的手提包里放有数份关于大峪林场凶杀案真实的案情报告。他将直接向省公安厅和省林业厅汇报。如果不,他将启程北京。临行前,他留给老王一句话。他说他也是一名军人。

二十二日清晨六时三十分。凶犯狗子因劳伤过重,失血过多,终于在医院停止了心脏跳动……